

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林草料著師曰少
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
人開頌曰十字街頭金鐸鳴塞驢生菜恣
膨脝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
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威聲鎮人何必
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野軒遵先師會裏
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檢索
咄這汾臺盤乞兒狂山果草裏相逢兩赤眉
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
人得勝歸上方益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
方為執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壘
塞狂山果勝哩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

渠聳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債誰除天日
禮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
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頌曰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
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汾
陽四機境相投是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
田三
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系階
頭放下剎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
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普化一
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弥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尔如然師遂
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底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
云太龐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龐細濟乃
吐舌頌曰 要識真金湏入火再三煅煉見
精龐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
印信相逢一瞎一龐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

識二尊龍象駕毘盧頂上等閒行野軒遵蘭
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
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上方益掣顛掣狂
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
師關捩南山驚鼻添牙焦尾大蟲插翅南堂
興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牀兩次

翅翻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泚臨濟慣白拈普
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峯印
普化踢倒飯床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
毛驚得湏弥倒走通身是眼鑑不徹通身是
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劍出匣風雷吼塗毒菜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
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
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指
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
小腸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頌曰 驢驢驚駘辨者狶淺深毛色混
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海

甲信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急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北磬簡操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

田三

廿

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嗣永泰端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攢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頌曰 梨荒老倒眼你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洞山聰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杈授安杈汾陽昭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獨體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云寶願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歎
回首恐人生惟笑報云千里懸子來黃龍南
手把長杖坐要津乾坤誰是妄游人當時若
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自誇獨
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田三

北一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復印信祕魔叔子動家
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
項羽到烏江崇勝珠道得無言叔下死霍山
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
此宗夢菴信叔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
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

堂恩嶽崖之處無處插簪去却藥忌露當門
齒叔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
懸吾來捋虎鬚号拔虎尾惠通拈得便用
胡麻廝繳冷地看來知恩者少月休觀急水
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
鉤上一吸滄溟徹底乾幸菴琮祕魔為法力
求人特地擎叔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
今有理不能伸夷菴堅威風凜凜不容攀跣
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海爭知詩膽
大如山雪菴瑤湖南祇林和尚詞永泰
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
魔纔見僧來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
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
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頌曰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
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心
貴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
鏌鋣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雪裏埋劍有
魔益熾劍無魔自清只願降魔全失照不知
身是老魔精蛇山疑河中公鐵和尚同章
敬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
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
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

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
拍牛走頌曰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
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
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如養用

止二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俗諺有問教無靈云禪寺在梓潼成重校

祖師撥緣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十七則 睦州十七則 烏石觀一則

衆休四則 嚴陽一則 多福一則

石梯一則 大隨六則 靈樹二則

浮石一則 靈雲五則 俱足二則

未山居一則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蘗隨衆
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州州勉令問詰師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田四禪便打如是三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遭打達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
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
遂告辭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碩
更垂提誘來日師辭藥藥指杜大愚師遂參
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蘗來愚曰有
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
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
黃蘗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因猶覓過在師於
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搦師承頌曰
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
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
師黃蘗非干我事師返黃蘗藥問曰汝因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磔曰遮大愚老待
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
鼓磔一掌磔啞啞大咳此係待經錄所載五
燈會元此係待經錄所載五滿山間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磔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睡恨三番打不開忽然狂歌吼如雷君
看馬帶紅纓絛只是去年魯秀才野軒道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翅翅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沅處也風沅白雲端之雷電
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
雲散白日滿天星斗不保寧身雷電風行
便合休巨鼇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

鍾鼓山河四百州照覺振便言佛法無多
子大丈夫兒月日非助下三拳明有信不送
黃磔付將來真淨文叢林猛烈是黃磔拈棒
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恩老婆面上與
一掴黃磔豚一槌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
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土堂猶道拂蒿枝
佛國白田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
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雲漢
茶九包之錐千里之駒真風度簫聲機叢
樞劈面來時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
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天章覺點額三
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鬚
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
不羞上方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
有甚巴鼻是古佛驚峰痛打不死高安輕撥
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喝長靈卓
臨濟度三夏不參黃蘗棒上未六十捧手脚
逸忙然忽悟婆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
意林下憶三玄張無盡劈開華岳連天色放
出黃河到海聲暗墮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
有幾人龍門遠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
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荒
真淨文打破當年小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迸海門佛性在
黃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沒茲徧
界生荆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棒下承
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
子爭似當時未問時迦菴淡黃蘗堂前喫棒
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田四
分明眼未開誰卷灰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
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
宙分毫黃蘗高安老骨搥端居寰海定
龍蛇孫床兒子無巴鼻一箇葫蘆敗兩家失
前地黃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
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破菴三度扣關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不聞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
覺透前消面滅永揭福無門口自招三
遭暗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
吹不消天日臨濟師黃檗何曾把手行堂
腮并築肋孝順兩邊生朴翁拔樹鳴條浩
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
海方知信不通正堂臨濟出世後唯以棒
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頌曰臨濟喝
霹靂一聲那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拗角折海印信入門便喝已是忒怛無限
杜禪和由更論該拈大洪見萬里青霄絕點
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如今有腦門口雲端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
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大洪透當鋒喝
喝震春雷萬壑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
倆任送千古卧塵埃佛田白鶩然一喝迅雷
奔勢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
芳草怨王孫道如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
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普一喝當
機疾怒雷燃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棍佛心才順遂無蹤聖凡
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滅無傳
臨濟老漢白拈賊雲若日驀地如雷喝一聲
聖凡從此不留情直饒判火焚三際此喝常

存性轉明雲蓋蟄戶幽局凍不開虛空忽
 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拏雲霧蚯蚓頭食土
 埃張無盡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
 粥飯氣任山張公未醉李公扶泛此嘉聲
 消道途却被金剛開口嘆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燈功龍控懸何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
 波濤急田四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剋符道
 者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
 殺人三角眼敲林千古受災殃佛照光暗鳴
 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且無著
 松相逢便喝怛怛怛十字街頭打併檀
 典牛非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鐵

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
 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鴉應老華之乎者也雪
 月風蒼頭面各別事同一家戎菴晴空蟲
 霹靂官路栽荆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範臨濟目黃葉晉請鋤茶園磬後至師
 問訊按鐲而立磬曰莫是因耶師曰總鐲地
 何言因磬便打師接杖推倒磬呼維那拽起
 我來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磬却打
 維那師鐲地曰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頌曰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
 報四方禪客道等閒莫作守株人真爭大百
 頭馬象一頭驃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

臨濟是却令黃檗打維那佛鎚色黃檗倒地
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真如結黃檗
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
免喚鍾作甕月堂曰臨濟栽次黃檗曰深
山裏或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
鋤拍地兩下壁拈起拄杖曰汝喚我棒了也

師作噓噓聲田四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五

頌曰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
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翠岩真手
裡鑊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
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佛鑑惠風吹雨打
節還枯千尺龍蛇挿太虛堪笑兒孫無伎倆

一生從此被搭糊棚卷拒臨濟示衆曰汝等
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
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乳
屎橛後雪峰問乃曰臨濟大侶白拈賊
頌曰卞壁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

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佛甲元春
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裡無位真人
不可尋落蒼又見隨流水白雲端播土揚塵
沒處藏面門出入太即當撒屎撒尿渾閑事
浩浩誰分臭與香保寧勇眉橫鼻直眼睛烏
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拋來渾不管看人猶

自面模糊上方並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
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事亦有兒孫再舉
揚道場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
生何立雖然佛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拾
雲蓋呂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
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觀到通照達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
鳥反身又到松門佛心才無位真人赤肉團
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
侯也是閑疎山常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
來不識真海岳慣游知已少反身歸卧嶺頭
雲疎山加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問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
珪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趙得
老鼠一棒打破油癭徑山果萬法一如不用
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
如來同箇眼長沙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
眼八初右眼半斤貴賤賣黃金白銀保宰
勇漳泉福連順隨如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真冷火幻蒼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巷
時猶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欄胸扭
住不落主賓處屢極屢屢三人證通作箇
鼈月堂呂無位真人不隱藏面門出入露堂
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禾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方鐫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
尼無著拙春雪滿空來觸處是卷開不知圍
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忌棒頭落節來反本
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幾人錯
認口頭肥或著林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
州中雖黃米來師曰難得盡磨曰難得盡師
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得這箇麼主便喝師
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
渾莽肉宏綱委地憑誰舉正覺遠院主下喝
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詰臨濟

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
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
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
誰遣天童覺寶劍持來刃侶霜幾四臨陣斬
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雲端難米聞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終
方落地人皆愛力不禁風當下消佛鑑慈一
堆紅餞豆晴空不問金銀鍤錫同入裡盡教
成水去那密蛟蚺泊其中江山萬里無雲
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展得勝旗奪
運城聲唱太平歌吹無孔笛南堂與吹毛在
握逞全威不許休門傍萬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連毒策行喝也打禮拜
 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已英譯不問是誰
 俱截斲殺人湏是上將軍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裡者無非才臨濟到京行化至
 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
 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闔却門
 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錦鱗撥刺上鉤時斜
 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窓百不知別筆即家
 常添鉢繞村行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
 嫌少在籬門掩却強惺惺天目裡添鉢家常
 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起
 鐵眼銅睛換却伊野牛平蠅見血鵲提鳩拳

來賜報膝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流五堂愚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
 便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
 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
 來衆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
 門代云抵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
 濟機在頌曰大抵宗師謁者難得盤桓處
 且盤桓僕家自有同風事盧管橫吹宇宙寬
 翠岩真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
 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湏彌鼓山莊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
 急如律令不湏門上畫蜘蛛徑山杲棒頭有

眼眼裡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雪峯珠閃電光中
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松源岳臨濟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

問取堂中二首座馬山頌曰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拏賓主歷然明住鏡宗師為
點眼中荅汾陽昭啐啄之機箭挂鋒瞥然賓
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
渾慈明回箭鋒相挂自饒訛李廣雙鵬射得
多堪嗟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鷁過新羅佛印

元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瞳人帶金屑錐刀
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淨山遠一喝
須教水達源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
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海印信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開南金賤如土地藏
息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

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雲漢恭兩陣
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
軍手定國安邦付與誰草堂清維婁明不到
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黃龍
龍震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徑山果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大渴知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
疎親反身師子威揮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無著總臨濟目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禪林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倚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四

九

頌曰斷除全機纔後踪持来何必在從容巨
靈撞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雪竇頭不
隋前後獨超古今喚四千歲夢飛出九皋禽
直下一槌光透散新彈子出爐金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湏到結窮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佛鑑龜一棒一

條痕一捆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南華品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
分定鍼線下床扭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
意脊背汗流喚得四白蓮蒼向半天開月堂
呂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鎮喚
作出山銀瓶瓶茶櫃案頭書勅令行時闔外全

提殺活機四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
旗暗堂達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將來已不
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咲倒李三翁別峯
中臨濟日麻谷第二世到叅教坐具問十二
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
手擲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
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
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
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
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子金博金
退谷雲臨濟示衆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
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
却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
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觀井快
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最庵印臨

齊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
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
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
禾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月樓白水田
遣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遙不是愁人也著愁橫 小坡 日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撥撥老婆牛性發赤身

換捧可憐生竹屋簡臨濟曰僧問投象亦全
其力投兔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
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
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
瘦藤_{屋堂}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
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
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
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
曰過在甚麼處曰弄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孔明
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
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_{崇聖}臨濟目僧問

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水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
著無差別水說法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
光明水說法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
人_{徑山}泉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
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
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喫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
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
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瞎驢遣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
棒下分明須見孟當時正令不曾行瞎驢
送此爭饒舌佛印元圓寐將歸叙別時叮
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送
此少人騎黃龍南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
滄溟徹底虬送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
黑湯湯佛慧泉

劈破華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
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白雲端出
門握手弄叮嚀往住事送叮嚀生路遠夜
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得字勇叮嚀
法眼示將終一喝玄關絕不通自此瞎驢
無覓處幾多江上問漁翁照覺搖決別雌
黃辨作家當頭

一喝定龍蛇令行塗毒無能進絀得瞎驢
徒駭沙三祖宗臨濟全撥何指的瞎驢親
喜遇知音宗風要見長無隊派水高山意
轉深靈源清密室遺言不再微臨行何必
在叮嚀鳳毛一息驚天地水石生光四海
清雲溪恭忽雷絕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
四溟賴得斗門能下開洄洑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信永半夜什盧能攪撓一梅七百
僧臨濟一枝正法眼瞎驢滅却得人憎心
心相印祖祖傳燈夷平海嶽變化鷗鵬
只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眼解反騰天童
覺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不是茅間芳
遮藏不許時人見只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丹鳳引雛栖竹窠
羴羊挂角兔應難
瞎驢滅却正法眼
聲價喧然宇宙寬
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
出得兒孫徧大唐
須信茫
茫烟浪裡酌然別
有好商量佛鑑懸
萬派朝
宗勢未休魚龍出
沒任沉浮瞎驢滅
却正法
眼直得黃河却倒
流華岳到老不曾開語
田四
路臨行回首却叮嚀
深深海底猶嫌淺
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珪
瞎驢一喝衆皆驚
正法
那堪付與人三要
三玄俱喪盡堂堂
擺手出
重城徑山杲叮嚀
正法信非虛堪嘆
臨行拈
席鬚曹希華山圖籍
上又添潘閣倒騎
驢海
印信三聖一喝少
人提掇雖是死蛇
解弄也

活來蠅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
瞎驢君子可八草堂清瞎驢滅却正法眼臨
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
許誰知慈受深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
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雪竇宗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
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
喚馬面夜叉牛頭獄卒湛堂準大舜宗風示
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
箇男兒解出群正堂辨臨行特地揚家醜帶
累傍人消面慚霹靂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
未相諳誰堪演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劉黃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學者扣激隨問還答詞語峻嶮諸方歸慕謂
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後歸
開元^號居房纖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
之號因見講僧乃名曰座主主應諸師曰擔
板漢頌曰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
妄自生擔板直教源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四口

十三

汾陽^昭睦州喚隨卦斷四不回擔板漢揚無
為二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
教臨濟叅黃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纖履只知
供母飯閉門却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露潤
莫測風雷起老龍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
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

坤一隻眼長坐卓率率棘棘唯唯喋喋識濟
北為大樹投雲門隋陰崖機峻莫偕言如枯
柴夫是之謂陳蒲鞋圓悟點電火光中休草
草劍輪鋒上莫匆匆等閒放却全身入終不
當頭犯一毫鼓山睦州擔板那客眨眼間
狹短長不須增減担山果睦州擔板幾人扶
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心
眼頓醒楚安方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拈
衲僧鼻孔拈天言下要知端的希堂典朴寔
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搗和茶末只是叫
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樹菴睦州擔板漢
送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雲華

瑣山之我我水之湯湯冷眼觀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
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木杓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甚
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
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
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覺海元見成公
案便相當拜則稱芳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棒至今平步也翔翔佛燈功呼蛇易遣蛇難
袖裡金槌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
樂有多般海印信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

毫便厮當二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
霜無際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厮
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斜去兩三行木杓
永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佢烟泥
牛趣不及復卷封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
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
才因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
也不識 頌曰一點曾無異微塵却不增
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明格語禪師拄杖
秀才筆伎倆皆沒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
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鑑熱一著機先用得親
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輕後箭深水庵一睦州上堂香座咏苔云在
又曰寺主咏苔云在又曰維那咏苔云在三
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頌曰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
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号地斗八
護曰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

事已明亦如喪考妣頌曰春去秋來古
興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渴飲無他事儘
聽滿頭霜雪侵保寧勇楊子江頭波浪深行
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
時用心千峯瑛青峰楚日僧問大事已成爲
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

至若開又吹落頌曰家山歸到莫因循
竭力寅昏奉二親機宜功忘思義斷便成不
孝闍提人升霞淨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拈云不然不然頌曰忽然忽然
如鉢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峯印忽然
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

也無處回避田四保寧深睦州見僧來恭便喝曰
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自基道
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聲頌曰傾盡
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
討松源岳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役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
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況言中
曾蓋覆本覺一睦州問僧近離甚麼僧便喝
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
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雪
竇頭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
百家中著了一貫 普庵王睦州因僧問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起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
在荅帶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
饒千載亦奚為 靈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
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沈蕩氛埃見太
平天堂覺殺人不眨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
論虛合什始為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
趁出猶費力滴水冰生知未知拋磚引玉有
人識月堂曰睦州問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師曰有甚轉轉子快下將來
頌曰鈍饅頭逢得意時問老著子不愁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九八冊

人不善根株者只見枝頭更長枝長重車曉
州只愛錐頭利遠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
百千歲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連一氣轉一
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數
元來一字也不識徑山米芾問一問每千古
洗此禁林共播揚堪嗟睦州無相度鐔鐔
子要先嘗懶菴問若傾漱茗如倒缶出草
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
一任貶剥我子舒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因
長智十萬八千木菴永良玉不雕美言不文
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急庵睦州因僧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
外鳥啼聲細碎若蒼狼藉滿山房自得呼登
壇道士羽衣輕吼力雖窮法轉新拊拍破開
天地暗蛇頭擲落鬼神驚暗室連披簾側簾
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雞納履
睦州倒退在傍遶南岩昨曰栽茄子今日
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咲菴師睦
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酌然不知無孔鐵樞當面一擲佛祖
難窺官院睦州曰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

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脫略情
塵老睦州帚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嵩牛正堂辨睦州目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
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川齊一隊衲僧來一
隊衲僧去構得構不得鉢蛇橫古路雪碓網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撐落地碟子成
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頌曰溪

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夭樹樹紅勿謂東君
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泰睦州目僧
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頌曰水中
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林老觀曹山
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
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
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
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
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
山山深省之 頌曰烏石老古錘門風能峭
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鐵機天

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南堂與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
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辭
捉老鼠喝堂一烏石曰雪峰一日伺便扣門
師開門峰驚胸掬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
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
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熱頭松源岳峻硬
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
開着矯綠覆田秧滿嶠竹屋前烏石曰雪峰
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
來咱老觀師開門掬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

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
竇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
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峰俱
在老觀門下頌曰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
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
便宜田四居無著揭烏石引趺次有僧來參師引
趺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
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
概頌曰草舍柴門僻更幽何期過客也經
由蒿湯脩禮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斯拈
倫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見大安寺壁畫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警
珠 頌曰鄧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
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

深翰墨場中喚得四桂林昨夜覺蒼開暗香
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浮雲
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峰與萬峰慕地喚回霜
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萬卷柔裝相國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
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两卷僧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魯落石霜機外笏又扶處行到唐天只
將四海垂綸手鯢鱉魚龍一串穿虛堂鬼裴
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介遂問此間有
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

田四

十九

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
真珠 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擇法眼
真箇不知黃龍新以何為第一不知家親切
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嗣趙州 初叅趙
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

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曰放不下擔取
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索隨從
手中與食頌曰一物不將來有頭擔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
為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黃龍南移
高就下維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
真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真淨文不妨行細
輸先手自覺心塵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
洗清凡骨共仙游天童覺一物不將來教渠
放下着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是古佛盡
力放不下着力擔不起得謂一物無元是自
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曰在家業

一舉九萬里龍門遠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
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佛燈功劈面呈
機不等閒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塗素策赤心片片少人
知湍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月庵果趙州放下著確嘴忽生
舌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雪堂行齋款香
有打一鍼當時無處着渾身呵呵笑入嚴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盜菴傑嚴陽勢狗頭臭
穢於人怕因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菴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

三莖四莖曲 頌曰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
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
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茱萸庵華
一莖兩莖斜跡影動龍蛇心幾生暗鬼眼病
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
來落葉填山谷恁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

不會三莖四莖曲無棒才

興化軍梯山遠福石梯禪師明某一日見
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
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曰除此外別道箇甚處即得師曰我只問你
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寔是上堂

齋去師曰汝不認為吾侍者 頌曰父子相
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
漢錯認鞍轡過一生 辛菴傳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到長安因僧問却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
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甯後到

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
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曰大隨師已漂
化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切忌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繞一念
早是千差與萬差此塔非懶菴的于大隨師
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

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
歸汾陽昭劫火光中立問端納僧猶滯兩重
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竇
頭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
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遙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道吾真隨

田四

廿一

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
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佛慧卓劫火洞然
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
被謗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
秀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
未免空獲氣何不畱將暖肚皮保寧勇壞與

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
火中天下熬熬謾啾唧白雲端劫火洞然大
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
間失却箇皮袋地藏惡壞與不壞兩相猜舁
閻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路端門
雙扇開慈受深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

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驚啼柳絮飛
佛智裕臭烟蓬煇中迸出鐵簇蕪當陽如未
委喪却目前機佛性毒壞與不壞言端語端
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
里區區獨自往還楚安方臨虎之機總不知
便隨派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

來要驗伊國鼎本六合頓翻劈面來暫披麻
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達了然無
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
恨不勝唐景遠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
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無罣碍君不見衲
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佛鉢熱壞與隨
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達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
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問禮拜南

堂與銜錢負鞍無固必牽犁拽耨不辭勞食
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饒箇堂機劫
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設慈悲割盡衷腸
人不會草鞋拈取蓋龜休石庵瑤才伸剗火
光中問便解隨他去復回到到悔來坡下路
亂山依舊碧崔嵬北洞簡

田四

三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
箇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
無語頌曰如龜六歲已報名休向人前弄
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北
塔非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
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佛慧泉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
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謾白雲端露足藏頭
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兩傾不解隨流去
浮木相逢是幾時保寧勇皮骨曾將問大隨
當頭一著更孤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鈴
羊挂角時胎覺大隨庵外一龜兒僧問如

何骨裹皮革鞋蓋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
依地藏思皮裹骨骨裹皮古凶徒自亂針
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隨昔融
平千古清靜老大隨機鋒辟立有難窺未能
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禾山方懶庵
的予大隨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

蓋了泛他衲子下針錐吳古佛骨裹皮子皮
裹骨大隨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
流特地生疑惑龍門遠皮裹骨子骨裹皮分
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
且烏龜佛性素法不孤起伏境方生烏龜不
解上四草鞋隨人脚行佛燈學道須教正
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遂
使携囊時地來天堂覺木禪庵畔定光老兒
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拔地之
威有射鵰之手有嚙鏃之機口如大海眼如
石人間天上許誰知南堂佛骨裹皮子皮裹
骨大隨放出遼天驕東西南北謾擡眸不知

已過新羅國無準範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
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
思量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圓骨上卦重重草鞋蓋
却無頭尾且睡旁人定吉凶橫川珠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我眉禮普賢去師舉拂

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拋向後

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頌曰

抑標狀頭光閃爍錫羅捲裏面卻鏤眉搭背

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保寧勇大隨山

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二更無月也須行慈受識法者俱欺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者已水中辨乳添是鵝王天童覺一輪明月
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
任他猿叫斷人腸上方益把火入牛欄反身
外面看梨棗千點白春兩發聲寒月堂昌
大隨曰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鞦笑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鞦箕有唇米跳
不出和白赤土畫鞦箕團團無縫罅佛眼
覷不見海神不知價鞦土揚塵無處尋山高
海闊白雲深南堂典鞦箕有唇米跳不出天
下衲僧赤髭髯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
黑似漆應菴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前麥熟也未 頌曰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
端由誰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
明歸象曰卿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
圓舉皆成禮樂堪笑鄉村賣卜人徒勞鑽破
烏龜殼無準範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

吐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

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

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錢牛驚

頌曰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錢作者

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

日光輝舜日長南堂典

韶州靈樹如敎禪師初長慶安因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
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鐵
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即當屋
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

蒂甜苦執連根苦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

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

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

師頌曰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

一雙紅杏換消梨非所覺靈樹當初密對揚

時中文來已全教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
般謾度量佛印元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窻
中定是非畢竟水瀕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
歸白雲端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
覺話隋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
麻信火是燈能絲箇智海清師字相酬作者

四四

十五

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范范宇宙人無數到底
誰明一字師吳古佛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
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關
啾啾寶峯明靈樹面皮多葛怛韶陽板齒上
生毛佛右會得國清才子貴佛左不會家富
小兒嬌此唐元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瀆

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
佛佛照元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
不領韶陽提起處且沒點處認殘碑天日禮
漳州浮石禪師詞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
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雜却生死
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
中只是休又斷豈有人情疎與親本覺一金
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
白席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
死懶度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
老師不打鼓官鼓即度覺金木水火土大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元是虎好咲將軍藍田空沒羽無準範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潯山因
見桃峇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尋劍客幾回
落葉又抽枝自沒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滷曰沒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
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兄未
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蔵我恁麼道汝作麼
生會蔵云不是挂環即走殺天下人頌曰
分明應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盡
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昔山念二玄沙
道慶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
的有少年多是白頭兒昔日靈雲自有知

桃花已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
身斬萬機法陽昭傷嗟尋劍客桃峇遇春開
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神品註二月桃峇
處慶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舊明回本無迷悟數如麻
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
處見桃峇田四雪竇頭春曉桃峇樹樹紅靈雲千
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
窮正覺通不是玄沙定紀綱靈雲那得事全
敵桃峇覺了咸皆妄未徹何人共射量師子
離群山岳靜衆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至歸
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淨山遠桃峇見後謂

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
前賊物自家知雲峯悅二月三月景和融遠
近桃蒼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
咲春風黃龍南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
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
座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

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翠岩真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蔡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總
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春暖桃蒼帶
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
解唯黃息衆猜淨照孫桃蒼開處忽伸眉未
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萬千枝佛慧泉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挑紅綻
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靈雲偶尔見挑蒼三十年來得到家
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楊無為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
山山脚下豈知潘閭倒騎驢白雲端萬年松
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晚來無覓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何年曾崑崙捧出無瑕
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
船上謝三郎廣林未奇哉一見挑蒼後萬別
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
男兒真淨文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挑花說舊心
居杜挑花見了疑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
古丛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三棒靈
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謝家未徹根源
箇端的泛教春力自開花滿山秀靈雲聲價
傳千古點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盡春色
如何唯說悟挑花地處是堪咲春風漏泄機
挑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咲殺靈
雲道不疑佛曰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
雲是作家一見挑花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
沙雲蓋日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裡藏鋒把
手直上峰頂一咲天地斗空佛心才靈雲見

了絕說獨步窠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
徹令人疑著偈頭陀長靈雲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盡著老叵奈釣魚船上客却未
平地掀魚鰓洪覺乾溪上挑花開爛熳不知
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
屬君通魚連靈雲昔日悟挑花十里春風樹
樹斜散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吳
古佛山鳥芳時分外啼挑花如火映前溪明
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和甲明
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豈藉陽
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家新掃
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圓悟動春

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徹之言
 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龍門速百煉精金
 大治中任他騰蛟巨天紅須臾拈出教人看
 添得行家價轉豐開相字十分風采露堂堂
 玉蕊瓊枝未比量劉被傍人論好醜曰茲難
 嫁與潘郎佛性秦二月挑花爛熳時靈雲一

四

三

見更無疑玄沙未徹誰相委鼻孔從來向下
 垂南華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
 披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之見山歸大殊
 道終日者天不舉頭挑花爛熳始擡眸饒君
 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劫盡道
 見挑花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

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
 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徑山不挑花
 尋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
 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平
 陌上挑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鼓山非似錦
 挑花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
 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味山如挑花端的悟
 靈雲漆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
 塵剎剎露全身安方玄沙未徹呷汁同罪
 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照光學劍難提鋒刃
 頭鬘光老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乳坤內得旨
 唯憑月滿秋雙泉境二玄沙問舉悟中知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燦
眼睡睡靈雲桃老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
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牙精揮用無絕玄沙
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
脚熱磨礱還用三尺雪道吾真滿樹桃老行
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

田四

于九

噓石諸明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
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
見諦當未徹在覷人趁大彩月望日桃老春
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我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東山空靈雲悟桃老玄
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老

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因清結春風二月半桃老紅爛熳靈雲到處
逢衲僧着眼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龍
牙言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
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鉄釘天堂淨一
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
豈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塗毒紫靈雲
一咲見桃老三十餘年始到家淺此春風春
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航靈雲親說悟
桃老端的無疑眼裡沙縱使玄沙言未徹相
逢且喫趙州茶誰庵漢乞兒拾得錫暗地空
寶惜撞着明眼人一丈也不直木菴不疑

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三今江北江南游
子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果日黑如漆別舉
中三月桃老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
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靈雲者一見
桃老便梁跟鎮固生陷出無門倚牆仿解知
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少生性一見不勞朱
粉施玄沙掃帚盡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
盡眉毛自不知升翁紅入芳蹊錦色鮮酌
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
着眼者升廣單靈雲目長生問混沌未
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今後如何師曰
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
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
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頌曰 午夜霜凝星
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蒼
龍退骨誰能覺金鳳銜開玉鎖開麒麟掣斷
黃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
靈寶宗金雞啄王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啼歸家著錦衣佛經典靈雲目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驅事未去馬事到來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明真寔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
侶九衢杲日照香街於陽時驢事未了馬事
未鍾聲繞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飯北有
文殊在五臺佛莊泉驢事未了馬事未一老
欲謝一老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
凱回揚揚為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
賣貴橫千豎百笑河沙九九不成八十二條
半身驢事未了馬事未鍾聲未了鼓聲催春
來縱步園間看無限挑花夾李開佛地問
端如箭透垣牆賴位靈雲手段長駿馬蹇蹇
皆控勒鞭教戰勝出沙場南岩松陰行不
盡踈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人未知來

老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
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看錦江春心開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忌
却不憶塵生頌曰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
無緒話求歸十年忌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終
不知投子青靈雲目僧問如何是端坐
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撿頌曰河裡
失錢河裡撿枯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
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問天都初住菴時有互
頂笠携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
三問師皆無對及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且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且去後師嘆
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
庵注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
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
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
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天龍一指悟俱胝
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五千差寧別說直教令
古勿針錐汾陽昭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
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育
龜背寶巖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

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仲印
元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
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野軒問答
機開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
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佛曰頓悟天龍一
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鶻子懸河辯百
億須弥一芥收吳古佛不用將心向外求箇
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達磨西來意只在俱胝
一指頭佛曰整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
氣風流玄沙杓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飈颼
龍門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
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鈎忠照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俱脰一指頭喫飯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徑山果俱脰一指報君知朝生紐子
得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騶不易騎
班班覺俱脰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
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
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歡毫端麟龍無限落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獨脫風塵舉
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從來事自
是時人不丈夫達幸策俱脰一指禪古今成
話桶打破鬼門開露柱尋無罅誰處一著
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
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佳人睡

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膚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報恩
俱脰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
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
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
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頌曰俱脰
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
派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山生俱脰鈍置老龍利刀單
提勘小童巨靈握手無多子打破華山千萬

重

無門開

瑞州末山了然禪師

愚目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 頌曰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峇堯在目前又道本

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真淨文 非男女

四四

三十三末

相獨間問正躰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 白得可 非男女相末山

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子見也麼清聲

籍籍播寰宇月林瓶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